

刀劍雨

瀛苑副刊

雨，在灰撲撲的瓦間流出，流過一叢叢錯落的青苔，至簷間落下成一幕水簾。

二樓窗邊竹簾俱已放下，只留一窗，半捲的竹軸在窗邊隨風雨飄盪，一陣忽抑忽揚的琴音自樓內飄出，一位彈三弦者坐於窗邊正自彈自唱著，雨滴點點地濕了他洗得泛白的灰衣上。

衣服已濕了一大片，想是今日大雨，來聽說書的客人裹足不前，但想這彈三弦者的說書功力，這點區區小雨只怕是擋不住那些書迷的，又或是今日場子已早歇了罷？

日前，酒樓上，彈三弦者正彈唱著水滸傳中的武十回。在三弦一聲急似一聲的催逼之下，眾人均是屏氣凝神地聽彈三弦者說著，此中奧妙，自不消說，這段講地便是第二十六回〈偷骨殖何九送喪，供人頭武二設祭〉——這段之所以膾炙人口，乃因武松至獅子橋下酒樓打殺西門慶的場面火爆驚人，是以眾人更是無一不敢稍動，柱旁的小廝更是忘了添茶，一爐火燒壺中的水都快乾了，有人張著口，有人咬著唇，有人緊捏著褲腰，忍著內急肚痛拉屎。隨著三弦聲勢一陣緊過一陣，大家俱是身子向前傾，彷彿如此便聽得更真切些，彷彿此時武松奔來的是這個酒樓——

..... 武松逕奔到獅子樓前.....

—琴聲嘎然而止。

一滴汗從一位客人的鼻尖淌下，落在杯裡。

許多人緊張地喉嚨發乾，趁時舉杯喝了一口茶，忽地驚堂木一拍，彈三弦者道：

「欲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」聲落洪鐘。眾人一驚，嘴裡的茶「啪」地吐了一桌，柱旁的小廝更是嚇掉手中一盤茶具。

在眾人的嘆息聲中，彈三弦者自下台去了。一位身著白錦梨花滾邊長袍，搭真絲黃絨開襟銀釦對褂的客人走到彈三弦者面前道：

「小弟是個生意人，明日得往寧波走一趟。這一趟需耗些時日，恐怕那武松打殺西門慶一節，小弟是沒有耳福了……」他從懷中掏出沉甸甸的一包銀兩來，向說彈三弦者一揖又道：

「好不好煩請老兄拖上一拖，若有幸耳聞此節後話，必另有重謝。」

彈三弦者點了點頭，收了銀子下樓去了，竟是謝也不謝一聲。

富客對此，只尷尬地退在一旁，看著樓外彈三弦的身影漸隱於人聲鼎沸的市肆中，不由得發了起愣；鄰桌的一人道：

「此人脾氣倒也怪，不過聽他說書卻是一絕。」

「可不是？」在他旁的一人接腔：「莫說情急之時，那三弦就要人命丟了去！就是平時緩場，那三弦總是壓得人一口氣提不上來，逼地連連十日半月把段子聽完了才罷休哪！」他一說完，不僅在旁的人不住點頭，連四周的客人亦出聲附和，他們索性併了桌聚在一起，聊聊大家各自心中所得，每人都似乎依然坐在段子中的酒樓上，觥籌交錯、酒過三旬，是誰也沒有離開，彷彿眾人只要捱到天明，彈三弦者就會破霧而來，拉起抑揚的曲調，說出他們期待的故事。

但是他們卻等到另一段故事，卻比武松打殺西門慶更驚人。

次日，開場時間未到，酒樓上已是座無虛席，這本非異事，只見眾人喫茶的喫茶，舉箸者舉箸，點菜的點菜；只見小二忙進忙出，微雨的陰天裡，卻擠出了頭汗。

一黑衣人立在樓口，像是突然由地裡冒出來，四周的人眼前俱是一霎，只見他走向場子前的位子，他一路走來，旁人俱不由自主地讓了開去。他在最近場子中央的位子坐下來，就在同一瞬間，場後傳來三弦那逼緊著喉頭的尖細音。彈三弦者拉著過場調緩步緩出，萬籟俱寂，唯留三弦的高音。

黑衣人垂首喫酒，過場調後又再過場，只是一陣緊過一陣，那武松想必在獅子橋的酒樓下等地不耐了吧？只是三弦的調子依然未變，似乎永遠彈不完。

「不知先生說的是什麼段子？」黑衣人問道。他不問旁的，卻逕向彈三弦者問去。

只聽聞一客答道：「正是那水滸二十六回的精彩處，武松至獅子樓打殺西門慶。」此話一出，滿堂的熟客俱是一振，然而彈三弦者卻無動無衷，眾熟客早已了然他的習氣，卻也不見怪。

只聽那黑衣人道：「先生可否換個段子？」眾客一聞此語，遂鼓躁起來，此段為武十回的最精彩處，豈可說換就換？

一人喊道：「你這人真是蠻——」

他「橫」字未出口，黑衣人緩身而立，擎一長刀橫於桌，復又徐徐而坐。

此客一見刀出，話頭似乎就被截斷了。然而三弦聲卻依然帶著迫人的力道，綿綿不絕地灌入耳鼓，只是仍為那懸而未決的調調。

「先生若是不換段子，兄弟亦不勉強，喏，不妨聽我說個江湖上的段子。」

眾人一聽到「江湖」二字，摸著鼻子就想走，然而那把刀，雖不是向著自己，卻也沒有人敢輕動。

「十年前，十三劍俠一夕俱死於劍池。」黑衣人道。

「據說十三劍俠均斃命於一劍，劍俠逝於劍下，這可是聞所未聞。」

「定風坡一役，風魔被圍於風波亭，然而死的卻非風魔，乃為十七位各派高手。」

「彼時，各派明查暗訪，得知風魔為一人所救，此人是誰，卻是不知。後來，風魔又為各派所擒，各派乃下帖邀各路英雄齊聚天峰山，以風魔要脅此人一現，然而此人竟在眾派高手、各路英雄的眼前殺了風魔，天峰山的青木大師以一掌相擊，亦為此人一劍封喉，而餘人非死即傷，據察他們似乎均未出招即已中劍，傷者卻不能手足，亦不能言語。」

「然而風魔未逝之前，各派探秘有得：此人使劍卻未帶其劍，而那些人卻又死於其劍之下。」

「十年來，一直有人在追查此事，一直有人成為此非劍之劍的劍下魂，但是仍然沒有人知道，何以各派高手耆老都會在疾不備防之下而死於非命？」

黑衣人一問，抑揚不絕的過場調亦止歇。

彈三弦者仍垂首於他的三弦，窗外淅瀝淅瀝地幾回，一聲悶雷，大雨傾盆而下，二樓的場子亦隨天色暗了下來，大家看上來都灰濛濛的，只留下晶亮的眸子。

眾人原本想走，但聽這黑衣客沒頭沒腦說了段江湖軼聞，卻均是發了奇，耗著不走了。

「未持劍而以劍雄人，有人猜是氣劍，如已失傳的六脈神劍之流，然此亦非是，氣劍擊人是內傷而非外傷，諸人均是一劍斃命，創口俱是破綻所在，是以各派人士雖恨，但亦頗佩服。」

「只是仍未有人想透這其中的奧秘。」

他說完起身走至一茶壺旁，不拿杯子，直接倒在嘴裡，眾人猜想他必是說得渴了。然而卻見他一口氣喝個沒完，似乎要把整壺水喝完。

「中原有一失傳的武功，名為『先天罡勁』，傳言此武功若練至高深的境界能以柳葉傷人，一彈三弦者緩緩抬起頭，二眼猶如寒星。

「然而既然已失傳，若不是此武功極為難成，就是其自有缺失，蓋其失傳數百年有餘，斷簡殘編，習之無益而有害。然凡習武之人又豈可輕易放過？」

「據聞『先天罡勁』能以無形之氣馭有形之物，且使之變易，然而天地萬物中，何者最易隨器而化形呢？十三劍俠死於劍池，定風坡一役的那夜，風雨交加，多少英豪畢命於斯，淫雨霏霏，煙雨迷濛，一直是天峰山所著稱，而後繼者亡命之日，若不是下

雨，必是近水，秦淮河畔的煙波公子是破霧而去，血雨而歸．．．．．

黑衣人頓一頓，凝視著彈三弦者，道：「想必是『先天罡勁』所馭者是水，唯水可化萬萬之形，而出人意表，於敵不及防之際，水之劍已然欺身，然非不防也，是不能防矣，君不聞，『抽刀斷水水更流』乎？」黑衣人語畢，擎刀而立，笑道：「此『先天罡勁』所馭之水劍，所勝在乎一奇字也，於人不及防而下殺手，也非下殺手不可，這水劍乃不洩之秘。」

「只是」黑衣人提刀指向彈三弦者，「我既已知這水劍之秘，你豈非要殺我滅口？我倒很想知道，『水劍』對上我『冷焰刀』到底孰強孰弱？」說完，轟然一響，刀身立迸青焰，搏扶搖而直上，照得四下陰森森的，眾人見此狀，俱慄慄自危，卻見那青焰時而奔騰若龍虎，時而四射若極光，極駭人耳目，然而彈三弦者卻未有動靜。

「你是出不出手？」黑衣人杏目圓睜，他身上的衣服似著火般地耀著青芒。

「我在等人。」彈三弦者答，平靜地似乎未用到任何力氣。

「由不得你！」

水，在空中潑灑開來，冷焰刀破水而入，一瞬間，轉眼即將落地的水化為七劍，三劍擋著冷焰刀，四劍遽刺黑衣人，黑衣人長嘯一聲，轟然巨響，青焰轉赤而白，光熱灼人，眾人皆掩面而避，水劍遇此則皆化為水氣，彈三弦者右引劍訣，使四劍架住此刀，然一陣氤氳，水劍亦成水氣，黑衣人一刀直劈彈三弦者，彈三弦者避無可避，退無可退，這一刀已成定局——

刀至彈三弦者的頸旁，便已力盡。黑衣人渾身顫抖不已，他的冷焰刀由白轉赤而青，最後變成一塊灰鐵——

一把劍沒胸而入。黑衣人滿臉不可置信的表情，一把劍插在他的胸口上——彈三弦者一抽，一柄利劍插回琴身，黑衣人緩緩倒地。

「我在等人。」彈三弦者道。

圍觀的眾人早已驚地呆了，忽地，有人發一聲喊，大家才猛地醒了，轉身逃命。彈三弦者將一壺茶向他們撥去，再落地時已成血水。

雨勢轉大，一陣急急的過場調再度揚起，仍帶著迫人的力道。彈三弦者坐在竹軸半掩的窗旁，雨滴點點地濕了他洗得泛白的灰衣上。

一陣急急的馬蹄聲劃過青石板道，富客坐在疾馳的馬上，大雨打濕了他名貴的錦袍。

他終於上了酒樓，抑揚的過場調嘎然而止，「且說武松奔到獅子樓前，喝問：『西門慶在哪？』……

